

# 從《中國的空軍》尋覓 航空醫學足跡——

## 賀中空社八十大慶

· 何邦立 ·

淞滬戰起，我空軍官兵表現英勇，予日寇以重創，四個月後南京淪陷，國府西遷武漢；航空委員會有鑑於長期抗戰策略，急需文宣雜誌以激勵民心、鼓舞士氣，乃責成總政訓處處長蔣堅忍先生成立「中國的空軍出版社」，請黃震遐先生為主編，編輯定期刊物，《中國的空軍》於焉誕生，出版之後居然風行一時，從每期五萬份、增至八萬份，激起全民愛國國家、愛空軍、保國土的熱潮。

### 抗日戰爭與戰後

民國二十七年元月《中國的空軍》在武漢創刊，本刊原為旬刊，每十日一期，自第十期起改為半月刊，十二期起改為月刊。主要刊登抗日戰爭期間空軍之戰況、動態、空戰英雄及航空知識、技術介紹等，該刊採公開對外發行。武漢淪陷後「中國的空軍出版社」遷往重慶，十六期起在渝出版，迄民國二十八年四月隨航空委員會遷往成都，二十二期起在蓉刊印。迄民國三十一年九月抗日戰爭勝利後（第八十九期）遷往南京出版。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停刊，總計在中國大陸時期共出版一百一十九期。

《中國的空軍》是研究我國空軍發展史及抗日史不可或缺的文獻參考資料。航空委員會在漢口時期，從民國二十七年六月（第十二期）改為月刊後，該出版社敦聘航醫專家為顧問，不定期為文探討〈飛行人員體格的基本問題〉（金兆均）、〈高空飛航

員的營養問題〉（李兆時譯）、〈怎樣從心理學上去選擇好的飛行員〉（趙敏學）、〈航空體格的養成與保護〉（趙敏學）、〈空軍體格標準的意義〉（李守誠）、〈空軍歷屆招生體檢缺點之檢討〉（李守誠）等。

民國二十一年，空軍寬橋建軍，就有美籍航醫教官Dr. Adam的參與，次歲培養出五位航醫成為總子教官，隨後成立航空醫官訓練班，自我培訓。趙敏學即為留美歸國航醫，並同時具備飛行駕駛資格，自己能飛小飛機，可見當時的航醫水準。昆明空軍官校醫務室主任李守誠、民國二十九年留德返國的航空醫官班主任張祖德博士及隨後的班主任于文源、劉錫恭等，均任雜誌顧問。《中國的空軍》從二十二期起更增設航空信箱，為社會有志投考空軍的青年作為平臺，亦凸顯出航醫在抗戰時扮演航空選兵醫學角色的重要性。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中國的空

# 五十年航醫事業 白頭宮女話當年 八十載中國空軍 點滴記載留史冊

《軍》第八十四期，介紹〈美國航空心理學實施概況〉，桑燦南醫師專長航空心理，對《中國的空軍》的讀者並不陌生。隨後於民國三十七年五、七月的第一百一十五及一百一十七期，乃松的〈中國空軍人事心理工作的序幕〉、陳家耀的〈美國戰時航空心理測驗的研究與使用〉兩文，已反映出我空軍不但將航空心理應用於飛行人員的甄選，更將心理學應用於人事甄選與管理上。

民國三十三年，劉錫恭、戴榮鈴、陳祖榮、薛紹麟等四人為第一批赴美德州航空醫學校受訓的空軍航醫；抗戰勝利後，航空醫官訓練班由成都遷回寬橋。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中國的空軍》第一百零五期，一篇〈訪問空軍軍醫訓練班〉文章，採訪班長（主任）少校劉錫恭，描述空軍官校復校週年的紀念會，由總司令周至柔主持，同時也是航空醫官第二十三期的開訓典禮。文章中特別強調航空醫官班與中國空軍的建軍同年開始，十五年來，雖在戰亂中，它仍為我空軍



民國33年第1批赴美德州航空醫學校受訓的空軍航醫，左起劉錫恭、戴榮鈴、陳祖榮、薛紹麟。  
（資料由劉峻正先生提供）

培育了兩百餘位學技俱優的航空醫學人才，對空軍戰力的維護、對抗戰的勝利，功不可沒！

來臺初期

遷臺後，《中國的空軍》於民國三十九年元月復刊，是為第一百二十期，隨後皆按月出刊。民國四十三年四月，李旭初處長出席亞洲醫學會議，六月《中國的空軍》第一百七十三期刊出〈李旭初譽滿菲島〉一文。民國四十四年六月，第一百八十五期刊出李旭初參加國際航空醫學年會歸來談〈航空醫學的新猶〉。同年八月第一百八十七期〈彗星號失事之謎揭曉〉的譯作，解開當時第一架商用噴射客機高空解體的原因，乃艙壓的問題導致金屬結構的疲勞。隨後民國四十



七年，第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四及二百二十五等各期刊出〈太空醫學探討〉、〈太空奇蹟——失重〉、〈客從太空來〉及〈飛上太空的人〉等譯文，也反映出當時美國航空醫學發展的新方向。

來臺之後，空軍軍醫皆由國防醫學院畢業生分發而來，當時條件極為艱辛，最初十年並未專門培訓部隊航醫。時任空軍軍醫處長李旭初將軍，抗戰時即相當出名，與美方關係良好，獲美援支持，時常有機會出國參訪、開會及爭取援助，會後還會撰文與官兵分享，增長新見識。

中華民國空軍進入噴射機的時代後，相對需要更多航空生理學專業的支持。民國四十七年底

於岡山空軍醫院內，規劃成立航空生理訓練室，增添十六人低壓艙和彈射椅裝備。民國四十八年第二百三十七期《中國的空軍》，登載〈中國空軍向太空起步〉，介紹南臺灣訓練基地上新成立的「航空生理室」與低壓艙航。民國四十九年《中國的空軍》第二百四十七期，刊

出〈博士、將軍、太空醫生〉，報導李旭初處長赴美研究太空醫學。民國五十年七月第二百五十八期，刊出〈李旭初和特效藥〉。此時期，航空醫學的重點，已從對飛行員的選兵醫學，邁入航空生理訓練階段。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大量傷患需要空運回本島治療。翌年九月，國防部規劃成立空中傷患後送分隊，隸屬空軍第六聯隊第六醫務中隊，並於民國四十九年四月，開始執行金門傷患後送任務。

民國五十六年，胡慧林中尉赴美接受美軍援航護訓練，成為我國第一位女性航空護士，次年沙希一亦赴美完訓，歷時十年的男性航空護理工作



十大傑出女青年  
胡慧林中尉

在民國五十八年後，開始由我國自行培訓的女性航護所取代。該年底《中國的空軍》第三百五十九期刊登胡慧林獲十大傑出女青年獎，第三百八十六期刊登國軍英雄沙希一相關新聞，且第三百九十、四百零二期月刊封面就是空軍後送分隊的空中護士們與C-119型機；此外，民國六十四及六十五年徐南麗亦獲國軍英雄與十大傑出女青年獎，印證了軍陣醫學中的空中後送，已進入另一里程碑。

#### 空軍總醫院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在臺北空軍總醫院成立空軍外科學會，同年八月及次年七月的《中國的空軍》第一百二十八期與一百三十九期，分別刊載有〈空軍第二屆外科學會紀實〉（鄒濟勳）與〈空軍醫學會第六次大會誌盛〉（仁馬）。遷臺之初，除國防醫學院外，屬空軍醫療陣營實力最為堅強，李旭初處長申請空軍專機接送張先林教授、吳靜教授與余時中教授等，赴臺南空軍醫院參加醫學學術研討會，介紹當今外科手術的新知與趨勢，全軍各醫院診療所的外科醫師全員參與研討，可說是引領了臺灣的醫界的水平。

空軍遷臺之初，共有臺北、臺中、臺南、岡山與屏東五個四級醫院，

分由原南京第四空軍醫院、北平第三空軍醫院、上海第六空軍醫院、昆明第二空軍醫院（抗戰勝利後遷為笕橋空軍醫院）與成都第一空軍醫院，空運人員裝備搬遷來臺。

民國三十八年，臺北空軍醫院遷臺，先後租用松山錫口療養院分院及蘭州街稻江醫院房舍為院址，時任院長劉錫恭抗戰時在成都主持航空醫官訓練班，為精神醫學專家，任職六載。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中國的空軍》第二百一十一期刊載臺北空軍醫院，在院長馬復寬任內，將醫院遷至健康路現址，任勞任怨、勞苦功高。民國四十七年在美援資助下，病房全數更新，組織擴大編成為總醫院。依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的《中國的空軍》第二百三十九期所刊載，空軍總醫院步入新紀元，一所具有直升機場的新醫院；該院為當時臺北最新、最高級的醫院，院長劉國祥少將具醫院管理專長，醫生多為留美進修學有專長者，與國防醫學院附設中心診所齊名，深獲軍民大眾好評，中央民意代表眷顧。

民國五十八年，空軍總醫院內成立航空太空醫學研究中心，配備低壓艙一座，展現出空軍對航空醫學與飛安戰力的重視。同年七月《中國的空

軍》第三百五十四期刊出〈空軍醫療設施再展新猷〉文章，敘述空軍總醫院六病房的開張，也就是後來的將官病房與空勤病房。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中空第三百六十七期刊出〈空軍總醫院兒童病房落成〉，此由美國飛虎隊友人捐助的「彼得紀念病房」，有五十張床位，象徵中美間的友誼，陳香梅女士及軍醫局長楊文達將軍等中外佳賓都前來觀禮。

經過四年的施工，空軍總醫院新大樓於民國六十九年完工，而今日醫院的主要醫護同仁，當年分六批赴美國空軍總醫院，觀摩見學四個月。《中國的空軍》第四百八十一期以〈空軍總醫院巡禮〉一文，記載新大廈、新設備、宏偉壯觀，大樓屋頂還可停降救護直升機，並描述醫護人員對於服務傷患極具愛心與熱忱。民國八十年《中國的空軍》第六百一十八期〈空軍總醫院燒傷中心簡介〉一文，闡述該中心成立五年來，增添高壓氧治療艙，創臨床醫學新紀元。反共義士駕機投誠潮

從上世紀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兩岸可說是「漢賊不兩立」的時代。在高度的政治對峙環境中，飛越鐵幕投奔自由的中共空軍飛機共計十三架



、飛行員計十六位，他們被稱為「反共義士」，在臺灣是媒體界的盛事，《中國的空軍》均有詳細的報導與紀錄。

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二日，王文炳駕米格十五戰鬥機，從浙江路橋起飛，因地形不熟，迫降於臺灣宜蘭時失事而亡。翌年九月十五日，邵希彥及高佑宗利用噴灑農藥的機會，駕Z-27型民用螺旋槳飛機，從山東膠縣起飛，降落在韓國濟州島，十月七日返抵臺灣，是第一次成功地飛向自由。

在岡山空軍官校軍史館飛機展示場中，陳列有各式共軍投誠的飛機，一架是劉承司於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三



日，由浙江陸橋機場飛來的米格十五，一架是李顯斌、李才旺、廉保生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自浙江笕橋機場飛來的俄輕轟炸機伊留申二八，第三架是范園焱於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七日，自福建晉江沙堤機場來歸的米格十九。

隨後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吳榮根駕米格十九戰鬥機，從山東文登起飛，降落於韓國漢城（今首爾），十月三十一日抵臺。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七日，孫天勤駕米格二十一戰鬥機，於大連起飛，降落於韓國漢城，飛機遣返中國大陸，人於八月二十四日抵臺。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王學成駕米格十七戰鬥機，於浙江岱山起飛，降落於桃園中正機場。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蕭天潤駕轟五轟炸機，從山東膠縣起飛，降落於韓國全羅北道，九月二十日抵臺。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陳寶忠駕米格十九戰鬥機，從瀋陽起飛，降落於韓國京畿道水原空軍基地，四月三十日抵臺。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鄭菜田駕米格十九戰鬥機，從山東煙臺起飛，降落於韓國忠清北道清州，十二月十九日抵臺。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劉志遠駕米格十九戰鬥機

，從福建龍溪起飛，降落於臺中清泉崗機場。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蔣文浩駕米格十九戰鬥機，從福建龍溪起飛，降落於金門尚義機場，他是最後一位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

民國八十年，中華民國政府終止動員戡亂後，不再視中共為叛亂組織，反共義士也漸次成為歷史名詞。至於對劫持民航客機來臺者，為了配合國際反劫機公約與本國反劫機法律，改以劫機罪名判刑入獄，終止了投誠潮。

尤憶范園焱義士於民國六十六年秋，回臺後第一個月，國防部安排他前往全國高等學校巡迴演講，當時我在空軍總醫院航太醫學研究組，兼負航空醫官訓練班的訓練任務，特別向總政治作戰部要求范義士與受訓航醫學員座談，以便瞭解共軍飛行員與其航醫作業。我們是第一個軍方單位與范義士有所接觸，也領教到范義士擺龍門陣的功力。

民國七十二年初，孫天勤義士來歸，他是投誠義士中階級最高的上校級。我請求總司令部情報署特別安排訪談，以便進一步深入瞭解共軍飛行員的個人裝備、航生訓練、空勤飲食、航醫保健等狀況，以求知己知彼，做為改進參考。

### 結緣中空社

民國六十五年元月，《中國的空軍》第四百三十二期刊出該年度空軍保舉特優獲獎人員照片，這是我與中空社第一次的結緣。

民國六十九年，任職空軍總司令部診療所長，與隸屬政戰部的「中國的空軍出版社」同在濟南路尾，成為芳鄰。四十年前，當時出國的機會極微，我因出席參加國際航空會議與參訪之便，回來後都會將出國報告，呈交總部作戰署編譯組，同時將旅遊見聞稿投《中國的空軍》。第四百八十三期的〈菲島記行〉即是我的處女作，尚獲好評。隨後第四百八十六、四百八十七期的〈漢城之旅〉及第五百零四、五百零五期的〈南非萬里行〉，都是我與讀者分享的文章。

民國七十一年，我在正中書局出版的〈飛行、生理、醫學〉一書再版，接受中空社徐卉女士專訪，刊於第五百零六期。《中國的空軍》第五百一十二期，〈誠摯的友情〉一文，報導陳香梅女士贈予得獎空軍軍官獎助學金壹萬元，筆者亦在列。尤記民國六十七年個人還獲得陳納德將軍的傑出航醫兩佰伍拾美元獎勵。《中國的空軍》第五百一十五期刊載有〈任重道遠——當選美國航太醫學會院士有感

與時任航生室吳怡昌主任合影



## 華人之光 何之元



畢業典禮時與父親合影

，還有後送分隊長陳玲少校的〈參加航太醫學會感〉兩文，報導美國航空醫學會開年會時兩千餘人參加的盛況。民國七十三年個人發表「簡介航空太空醫學」於第五百二十八、五百二十九期的《中國的空軍》雜誌。

民國七十年，我曾於第四百九十九期發表〈飛行記趣〉一文，分享在美取得飛行駕駛證照的一些小趣事；十一年後小女何之元參加航空戰鬥營，一篇〈點燃飛的意志 實現飛的夢想〉，刊載於《青年戰士報》後，又轉載於民國八十一年《中國的空軍》

第六百三十期，可謂無獨有偶，父女前後呼應。何之元於民國八十八年畢業於美國維吉利亞軍校，成為該校創校一百六十年來的第一位女畢業生，改寫了美國軍校的歷史，也是華人之光。

我於民國六十三年取得美國航空太空醫學專家資格，並於當年年底回國。翌年，毛瀛初局長聘我為民航局航醫顧問，時年三十。民國七十六年，我應民航局陳家儒局長（他強調民航首重安全）之邀，還差十八個月，未領終生俸，報部屬軍官提前退伍，

轉換跑道，任民用航空醫學中心主任。此時期仍不時為中空社寫稿，民國八十一年第六百三十一期登有〈中國傷患後送簡史〉；空軍總醫院成立五十週年慶時，我以〈空軍航太醫學的發展與回顧〉一文刊載於民國八十四年第六百六十期的《中國的空軍》。

千禧年後

民國九十三年

元月，中空自第七百六十四期起更名為《中華民國的空軍》，期數繼續；內容登載航空理論、航空常識、航空科學小品、空軍戰鬥及生活報導、空軍人物特寫、空軍文藝、圖畫、照片，迄今已達第九百三十二期，如今照片印刷愈來愈精美，歷史性回顧文章越來越精彩，八十年來，令人有脫胎換骨之感覺。

《中國的空軍》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就已存在，以中國做為軍種名稱開頭，並無不妥。千禧年後臺灣的政治環境不變，本土化意識高漲，既然國內擔心混淆，就把國號全稱用上，以正視聽。本刊刊名在立法院決議的壓力下更改名稱，「中華民國的空軍」七字，來自於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墨寶，空軍從軍史館內找到先總統蔣公所寫的「空軍訓條」中擷取而來。

我在民國九十六年，民航局蔡堆局長任內，因未尊重專業，要修訂航空體檢標準，引起爭議，憤而提出辭呈，告別了維護大眾飛航安全十年的工作生涯。未幾，桃園大園空難發生，交通部蔡兆陽部長、民航局蔡堆局長雙雙引咎辭職。隨後十餘年，我的興趣轉到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尤其是抗日空戰史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故



事。民國一〇四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我出版《寬橋精神——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一書，該書以張光明將軍為主軸，並紀念空軍先烈。

民國一〇五年三月，張光明老將軍仙逝，他是最後一位參與八一四抗戰的老兵，高志航大隊長的三號僚機，王牌飛行員，也是最後一位雙翼機的飛行員；他的辭世，代表我空軍當年以弱勢的裝備，對抗日本強權侵略者，那個艱苦歲月也正式落幕。第九百一十一期的《中華民國的空軍》，前總督劉守仁亦特別撰文〈悼寬橋英豪張光明將軍〉；五月張老骨灰由美

歸葬五指山，願他在天之靈，長佑我大中華。我則以〈八一四空戰英雄的精彩百歲人生〉為題撰文，刊登於當年八月份的中空第九百一十五期，他是寬橋精神的表率，駐世百零三歲，就是為這段歷史作一時代見證！

去（一〇六）年八月，欣逢抗日戰爭八十週年，回想當年全民同胞奮起抗日，海外僑胞愛國亦不後人，回國從軍，如陳瑞鈿、黃泮楊等英勇駕機迎敵，戰績輝煌，功勳事蹟更不勝枚舉；然犧牲亦是重大，黃新瑞、吳汝鎣、梁天成等英烈千秋，永為國人崇敬，也特別專文報導〈華僑、抗日

、空軍〉刊於第九百二十七、九百二十八期的《中華民國的空軍》。

#### 歷史見證

回顧民國二十七年元月起，《中國的空軍》八十年來，點點滴滴的記載著，各階段中華民國航空醫學的發展，也印證了民國二十一年空軍寬橋航校創始之初，三大主軸人物：飛行、修護、航醫。而航醫

在抗戰中一直扮演軍陣醫學中選兵的重要角色，維護飛行員體能營養狀況，以發揮最大戰力，為在中國大陸時期航醫最重要的職責。

遷臺之後，進入噴射機時代，航空器飛得更高更快，相對應的飛行員需加壓呼吸、壓力衣等裝備以適應，故需航空生理醫學的配合；民國四十八年空軍先在岡山成立航空生理室、增設低壓艙、彈射椅等裝備。五十八年又在臺北成立航空太空醫學研究發展組，以為因應。隨著JH-16及幻象兩千等二代戰機時代的來臨，航空生理裝備更新，錯覺模擬機、人體離心機與夜視訓練儀等需求迫切，民國九十一年空軍合併上述兩單位，增添各項新盈設備，成立「空軍航空生理訓練中心」於岡山，以配合高性能戰機航空生理訓練之需要，已達國際水準。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的空軍》八十週年大慶，我也從事航空醫學五十年了，筆耕《中國的空軍》近四十載，稿投十餘篇有關航空醫學的報導。今將中空社自抗戰時期迄今，有關航空醫學的專文整理，見證航空醫學對空軍建軍的貢獻，以此分享讀者，也突顯出「中空社」提供史料的重貢獻，並為之壽！



張光明將軍